

春潮·新声——滁州新生代作家作品选

在滁州这片浸润着欧公醉意、儒林文心的土地上,文学的薪火从未熄灭。如今,一批青年作家正接过文学的火炬,在滁州的乡土与城郭间,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笔墨传奇。他们或生于斯长于斯,以笔为犁深耕乡土记忆;或结缘于此,用文字勾勒城市新貌。他们的作品,是对滁州历史的深情回望,是对当下生活的细腻描摹,更是对未来的热忱畅想。本刊特开设“春潮·新声——滁州新生代作家作品选”专栏,愿与君一同,在这些精彩的篇章里,邂逅蓬勃的青春,见证文脉的传承。



高星雨简介

高星雨,生于1998年,滁州明光人,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在《青春》《诗歌月刊》《儿童文学》《短篇小说》《作家天地》等公开发表。



杨康简介

杨康,生于1992年,滁州来安人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滁州市作家协会会员,第十二届安徽中青作家研修班学员,有诗词小说散见于《安徽吟坛》《醉翁亭文艺》等,偶有获奖。另有签约网络小说完结于起点中文网。

一万次遇见

□作者:高星雨

外公的最后一个朋友去世了。参加完葬礼回程时,外公说,他们最后一次通电话的时候,由于两人听力都不好,没有交谈成功。透过后视镜,我看见外公掏出口袋里的小毛巾擦了一下眼泪。一路上,我偷偷看了他几眼,他都没有发现。

外公性格孤僻,外婆去世后,他在老房子里独居。这处房子在县城的郊区,离我和父母的住所很近。趁着暑假,我住在这里陪他。回到外公家时,院子里的大白鹅在盆里洗澡,扑腾得水花四溅。最多的时候外公养了200只鹅,如今只剩下4只了。见我们回来,它们抬起大脚钻进了竹子的阴凉处。

我每天做一些简单的饭菜,定时喂鹅,早晨抽水浇园子,傍晚打扫屋子院子,偶尔修剪花木。日落时分,我会爬上屋顶,一边喝白粥一边看夕阳西下。外公早晨在院子里走走,其他时间主要用来看新闻听戏。我们俩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,没有人再提起那个去世的老友。

一天清晨,外公敲响了我的房门。我睡眼惺忪地开门,他眉开眼笑地对我说:“秋华,我的中山装呢?亭山的儿子结婚,邀我去喝喜酒呢!”

秋华,是外婆的名字。我脑袋发懵,往后退两步坐在了床上。他一脸天真地看着我,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我糊弄了他几句,关上门,打电话给母亲。

“是阿尔茨海默病。我和你爸上周带他去医院看了,医生说是早期。你盯着他按时吃药,这几天我们正商量着把他接过来……”母亲说了许多话,原来她什么都知道。“你别怕,他吃药就没事了,我和你爸办完事尽快回去。他把你认成外婆正好,你说啥他都听。”

我打开房门,外公还是唤我秋华。我让他吃药,他说没病吃什么药。我说这是钙片,他乖乖吃了,还喝了一杯温水。我让他进屋等我,他也照做。

中午,我从厨房端着菜出来,外公正在客厅的摇椅上轻晃。我盯着他,他也盯着我。他从摇椅上起来,坐到餐桌前,问我:“我怎么了?”

“你把我认成外婆了。”我吃着豆腐,头也不抬地说。

“那我下次又不认识你了怎么办?”

“我提醒你。”

他笑起来,戏谑地说:“你能提醒我几次?”

“1万次。”我捡了一粒花生米丢进嘴里,“我提醒你1万次。”

母亲说,外公之前从来没有认错人,只是健忘,总是找不到东西。可能是老友去世对他刺激不小,病情才有加重的迹象。

第二天傍晚,我陪着外公散步。暑气刚刚散去,静谧的小路上连风声都没有。他拄着拐杖慢悠悠地往前走,我寸步不离跟着他。看着外公的背影,想起幼时他带我放鹅的情景。他戴着大草帽,我戴着小草帽,我们一起在大柳树下乘凉

睡觉。浩浩荡荡的鹅群在水边休憩,如同降落的白云。

外公忽然转头,问我:“你是谁家的小孩,跟着我做什么?”

我眼睫毛微颤,说:“我是小末,外公。”

“小末是谁?”

“我是你外孙女!”我大声说。

“你真会开玩笑,我才30岁,哪来的外孙女……”

说完,他笑呵呵地往前走。

后来,我在碗橱里发现了电熨斗,我将它送回衣橱后,又在洗衣机里看见了汤碗。生活每时每刻都像在开盲盒,我不敢让他离开我的视线,仿佛一个母亲照顾一个刚出生的婴儿。我担心他乱吃东西,甚至担心他不能自己洗澡。不过,我最担心的是他放弃记住我。我决心永远提醒外公,每一次都像第一次遇见似的,我不厌其烦地告诉他“我是小末”,然后反复解释“小末”是谁。或许他几分钟后就能认出我,或许他永远都认不出我……

那天,外公在摇椅上午睡,我进他的房间打扫卫生。推开门后,我放下拖把,双脚也无法挪动。窗户半开着,有缕缕清风吹进房间。侧边的墙上贴满了浅黄色的便利贴,宛如一群翅膀待飞的蝴蝶。此前,这些便利贴只有几张。现在,它们沿着墙壁不断疯长,不断繁衍,好像不受控制的爬山虎。

“我今年85岁。”

“小末是我的外孙女。”

“我的女儿叫王晓梅。”

“我的老伴秋华已经去世10年。”

……

我伸手去抚摸这些字迹,眼前浮现出外公站在这堵墙面前的情景。他仔细挑选一生中最重要的瞬间,认真写下每一个字,然后小心翼翼地往墙上粘贴纸片,生怕错了顺序。或许他会戴上老花镜,用黝黑的手指捏起小小的纸片,辨认曾经写下的文字。中间的几张纸已经卷曲变色,向外延伸的那些崭新的纸片很可能是他最近两天才写的,绝大多数内容与我相关。

这天夜里,我把席子铺到客厅的地上睡,以便掌握外公夜间的动向。我做了一个梦,那群黄色的蝴蝶扇动着翅膀,轻盈的微光在空中闪烁,它们在屋顶短暂停留后,成群结队飞出了老屋。

清晨,外公叫醒了我。他站在门口,戴着草帽,手持竹竿,笑眯眯地对我说:“晓梅,我去放鹅了。你起来去上学。”

他娴熟地赶着院子里的那4只鹅,灿烂的阳光照在他身上。恍惚间,我看见那4只大白鹅变成了许多只,渐渐地变成了一小群,最后变成了一大群。鹅群簇拥着外公,他的脚步更快了,弯曲的后背挺直了,白发变成了黑发……

我对着他的背影大喊:“外公!我是小末!”

他转过身,笑着对我点头。

笼中鸟

□作者:杨康

“这鸟啊,养五年了,就是把笼子打开,它也不会飞走。”秃顶的彩票店老板推门而入,他提着鸟笼,后边还跟着一个老头。老头身着汗衫,手拿蒲扇,眯着眼睛说:“你放出来试试。”

“试试?”老板将鸟笼打开,里面的八哥歪着脑袋看老板,没有动作。老板笑说:“这种鸟,就是笼子没了,它也不会飞走,我家还有几只八哥,都是它的孩子。”

老头还是不信,“你这是在里面,你到外面试试。”老板将打开的鸟笼推出去,八哥接触到阳光的一瞬间,扑腾翅膀,喊着:“热死了,热死了。”老板又伸手拽出八哥,朝门外一丢,八哥扑腾着翅膀又飞进了鸟笼,喊着:“神经病,神经病。”

两人乐了。

无趣,我只关心下一张能不能刮中大奖。我用硬币仔仔细细刮涂层,每个角落都刮干净。有人昨天中了二十万元。

“没中。”我对老板说,“再来几张。”

老板喊:“把那盒刮刮乐拿过来。”柜台后的少年无暇他顾,盯着手机不停操作。

“同生共死。”少年抬起头来瞪了他一眼。我知道少年为什么生气,声音是游戏里张飞阵亡后发出的。我的大孙子也会用这个人物,他们打游戏时脾气都很大。桃园三结义,这份情谊令人共情。只是他们小孩不知道这些都是虚构的。

那天小儿子来看我们,带了很多礼物。他来要钱,借十万。我不想多说什么,创业是好事。我跟老太婆没有多少积蓄,还是东拼西凑给他了。结果却是投资失败。也对,开在那么偏僻的地方,装修再好也没用。

创业失败,他喝了很多。我连夜赶到县城,见到他的时候,他正躺在地板上。在空酒瓶的碰撞声中,我抱他上床,很重。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,有些人就不适合做生意吧。我有心劝说,又不知从何处开口。

看着沉沉睡去的小儿子,我还是说了很多,从他出生开始,还引用了很多典故,也不知道是否准确。

翌日,小儿子说要找个好工作,慢慢把账还了。他找了送外卖的工作,没日没夜地送。我也找了一份工作,退休继续工作的人也不少。只是老太婆非要一块凑热闹,身体不好,还给我送饭。

大儿子一家住在市区,房子是贷款买的,压力很大。可每次去,大儿子都会准备一桌子丰盛的菜肴,很好吃。大儿子很喜欢笑,这很好,这样会让我好受些。

对于大儿子,我是有愧的。

我希望他们都能成才。可大儿子不是那块料,小学还好,初中以后就不进去了,整天泡在游戏厅。我认为他贪玩,常常棍棒伺候。有一次,棍子打到头上,大儿子在医院里住了好些日子。出院后,我把他送进技校学厨师。从那以后,重心便放在小儿子身上,他很聪明,学习很好。

毕业后,大儿子在一家酒店实习。他的假期很少,老太婆说拿钱帮他在镇上开一家餐馆,离家也近点儿。我一票否决。小儿子眼看到了花钱的时候,怎么能把钱浪费在这。小儿子没有令我失望,二本,也很不错了。

我不停刮涂层的手被按住了。老板笑说:“小本经营,还是先把账结一下吧,谢谢啊。”我这才注意到,

面前摆放了一堆刮开的废纸片。我愣了一下,从包里拿出一沓钱往茶几上一拍,继续刮。

老太婆的身体每况愈下,她总咳嗽,那天拗不过我,去了医院。多番检查后,大夫说出结果。我觉得是危言耸听,带她去大医院,结果还是一样,肺癌晚期。我没有瞒她,生老病死,她有权知道。她也很坦然,我们商量不治了,开心地走完剩下的日子。

我和老太婆去了很多未曾去过的地方,还染了头发。老太婆喜欢拍照,每张照片都证明她来过,只是频繁地咳嗽。

我以为自己很豁达,对生命看得很淡。我没能做到,我不能眼睁睁看着。这个病要治!

我找亲朋好友,他们都没有钱,每个月要帮孩子还贷。我又去找两个结义兄弟,他们混得很好,是大老板。小时候,我们效仿桃园结义,我是大哥。

我们很多年没有联系了。我把两个结义兄弟约了出来,他们穿着考究,开车来的。我说借二十万元,他们相互看了一眼,说只能借一万元,还劝我,这种病没得治。我接了两万元,一个人喝完了桌上所有的酒。

Defeat! 游戏战败的声音响起。

“整天就知道玩游戏,以后能有什么出息?”不知道什么时候,店里多了一个身着白T恤,脚踩拖鞋的青年。柜台后的少年瞪着他。“还敢瞪我?”青年音调高了起来,“你再瞪一个试试!”老板连忙拉开,横在中间,说:“发什么疯?冲我孙子喊什么?”

这不关我的事,我只想知道大奖会不会在下一张。我的手速很快。我不在乎花了多少钱,这是卖房子的钱,我有权利支配,我不信这么多钱都搏不中大奖,我不信命运永远都不会眷顾我。

我买空了店里所有的刮刮乐,大奖没有,小奖不多。起身后,膝盖“咔吧”响了一声。笼子里的八哥说:“谢谢光临,谢谢光临。”

我来到医院,乘电梯至十二楼。看着那扇窗,我陷入沉默。

在我决定治疗的时候,两个儿子便知道了这件事。小儿子到处借钱,大儿子把车卖了。我把老房子卖了,到手也没几个钱。就在我把钱准备好的时候,老太婆从那里一跃而下。

她说太疼了。我知道,她不想拖累这个家。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下。

下葬后,仿佛一切都回到了正轨。大儿子继续还他的房贷,小儿子继续跑他的外卖。只有我想不通,如果我有这二十万,不是东拼西凑,老太婆还会走吗?

“爷爷,你不乘电梯吗?”一个小丫头在叫我,我摇摇头。“那你不乘电梯,下一趟可就要很久了。”电梯里的人很多,有病人,有家属。她的父母连忙把她拉进电梯,他们都很赶时间。

不会很久的,我的内心逐渐坚定。

就在这时,电话铃声响起,是大儿媳的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接通了,是大孙子。

“爷爷,爷爷,我想你了,爸爸做了好多好吃的,叔叔也在。”大孙子想我,大孙子在想我,他的话像是乌云中的一缕阳光射出,击碎了我内心的坚定。挂掉电话,我走到窗边,站了一会,然后转身,慢慢走向电梯。老太婆,过几年再去找你,不会很久的。